

參賽類別	牙醫系 藍舫
作品名稱	飛蛾
<p>在我還不認識失落以前，我認識了K。</p> <p>小喇叭吹響的鐘聲迴盪在空氣裡，我們走出校門口，手裡甩著的便當袋在相互撞擊下鏗鏘作響，與兩個人的肩膀碰在一塊兒的節奏相同。「你相不相信這世界上有一種友情一輩子都不會變啊？」K像喝茫了一樣，眯眼傻笑著說話。</p> <p>晚霞微醺，夕陽融化在雲層裡，我看見地上兩人逐漸拉長的影子。我也曾癡傻地以為我們恰恰是被幸運之神所眷顧的兩人，擁有一輩子不會改變的情誼。如今多少嗔痴喜怒，已無是非對錯。</p> <p>緣起緣滅都始於藝術。兩個人因同樣熱愛藝術而結緣，但K為了追尋繪畫夢想而遠走高飛，去了國外念書，留我一人在台灣，留我在回憶之城前守望。也許心裡總是作祟，害怕她在國外把我給忘了，害怕她變得面目全非才漸行漸遠的。但究竟真正因何而憤怒心碎，因何而意見分歧，早已無從追究。</p> <p>過去的我們犯傻了多年，在傳了上百封的電子郵件裡早已預言過未來的結局。「各奔前程後，未來很模糊，在奮力抵抗時間，抵抗記憶，抵抗變化無常的過程中，我們終究有一天會放手，不再擁有塗布著理想色彩的心。這世界總是這樣的，有念不一定花開。」很難想像，曾經愛過，付出了多少，共享了無數回憶後，最終只因一點誤解，一點心已冰冷而無感覺的託辭，便能推翻過去所有。費解的是為何還要歷經如此長遠的路，彷彿過去的一切都付諸流水，浪擲青春。</p> <p>我常想我們把友情談得太刻骨銘心了，導致轉身過後失落無盡。時間流逝而彼此都在改變的事實令我不安，因此常常寧可讓記憶留在昔日，選擇不再打攪對方。但一個人記得了就是記得了，他就會永遠住在你心裡。不聯繫不代表不想念，我從未停止尋找與K有關的蛛絲馬跡，從未放棄探問她的消息。</p> <p>K曾嘔氣地對我說，我總是扮演小王子，而她總是當狐狸，望著滿天星星，哭著盼望我從流浪裡歸來。我習慣了自由自在，把一切看得雲淡風輕而無所謂，她付出了許多卻只能換得我的一點注意。但她有所不知，小王子有多麼清楚意識到自己何其幸運認識了狐狸。是狐狸教會他如何去愛，如何以心去看世界。這麼多年，我拒絕再翻開過去頻繁的通信，她曾說她每每打開我的信總是情怯，而我又何嘗不是如此？</p> <p>相知豈在多？但問同不同。同心一人去，坐覺長安空。</p> <p>*</p>	

後來，我認識了失落。

而冥冥之中，造化總會使最失落的人在絕望中偶然邂逅迷人的角色。

Jack，一個與我截然不同的人，莫名地闖進了我的生活。在酒館裡，他調酒，變所有令人迷醉的把戲。我只是個過客，偶然發現這隱身於城市裡的憩所，久而久之便時常步上那幽深狹窄的樓梯，來到地下一樓的此地。習慣看他表演，不知不覺地雙腳便帶我到那裡買笑。坐在吧台最靠近角落的位置，他似乎看見我了。一朵朝我綻放的燦爛笑容。我以為那不過是自己的遐想、以為平凡的外表能讓我隱身於所有藉酒澆愁的人們——怎可能是我？我不過是闌暗中的一隅罷了。然而 Jack 仍凝望著同一個方向，眼裡映著閃爍的我。一開口，磁性嗓音勾起另一顆心的悸動。從沒想過他會予我一份下班後的邀約。望向含了人影的一雙眸子，在勇氣像流星般一閃而逝前，我聽見自己微弱的聲音。

「好。」

坐在吧檯前看 Jack 擦拭酒杯。他握住杯腳，就著昏黃的燈光檢查杯身是否已擦得晶亮，專注的神情裡透露了心細的一面。等到他把最後一個酒杯擺進櫃子裡，「走吧！去漢華夜市。」我跟他身後走上樓梯，此時才隱約嗅到了前方漫開的菸草味，搔著我心底某處寂寞的心結。

走入人擠人的夜市裡，許多話才剛出口便被嘈雜的人聲吞沒。夜市外圍的一所學校恰如其份地出現，那晚我們便坐在學校門口的石階上說話。Jack 點起菸，微仰頭噴吐著煙雲，像要把所有煩惱溶進墨黑的天際裡。他說起過往的故事，那些沒能把握與珍惜的無奈，談起他那逝去的親人，以及因意外而離世的朋友。說著說著便轉頭向我一笑，像是想一掃原本沉重的語氣，可卻抵著一絲苦澀。酸楚泛起於心湖，究竟是憐憫，抑或由衷的認同感慨，我看不清。在我對他的印象還僅僅侷限於一間酒館的空間時，我曾自負地以高人一等的視角從 Jack 的工作，和他總是三句不離粗話的習慣，來判斷他的內在亦為平庸表淺。但在他娓娓道來生命際遇裡的不幸後，恍惚間望見了他深藏的感性。

身為調酒師的他，年紀輕輕卻早已在社會上闖盪多年；而我，不過是一個從小在溫室裡長大的孩子。我們的成長環境天差地遠，望著他時像是在一片朦朧的煙幕裡，迷人而無法參透。想更接近，一步步地讓我更看清他的臉龐，可又深怕掀開煙幕美好的表象便會無影無蹤，頃刻間失去滿天星斗。也許是因為他對一個近乎是陌生人的我如此無偽的坦白，也許是他告訴我的那些故事使我看見了自己的影子，我才能放下顧忌，向他傾訴那些深埋在我心底的回憶。兩個活在不同世界裡的人，卻同樣都面對了生命裡的失落。曾經以為，再提起那些過往我會再度受傷，但在我一字一句說出破碎的昔日，目光追隨著縷縷白煙，所有的痛彷彿也隨之消逝。可我恨，我們的差距如此大；我又恨，我們不能永遠肩並肩地

坐在石階上。

「靠近你，就有一種悲傷的預感。」呢喃吹拂，溫柔地吻過他耳畔。

的確，一種不可能有美好結局的悲傷預感，一種明知結果卻飛蛾撲火的俗不可耐。

現實總是毫不留情地告訴我們誰僅僅是生命中短暫的過客。他的出現是無數失落裡一現的美麗曇花，儘管只有流光一瞬，但已足夠使我懷念了。

*

我記不清失落是什麼時候悄無聲息地走入我的生命，但如果說我與K的故事是失落的前奏，那麼這一場死別就會是失落的第一個篇章。

印象中的阿嬤是那般朝氣蓬勃，剛強是我對她的印象，一如我和媽，彷彿是遺傳般，我們都有著與生俱來的強硬個性，讓三代之間衝突不斷。總是從阿嬤和媽的互動裡看見媽與我的鏡像，相互刁難中表達最熟悉的愛。始終以為剛烈的同義詞是堅強過活的意念，可阿嬤最後卻把剛烈獻給了不留隻字片語的裂解身姿。我試著理解在堅忍不屈的外表下到底隱藏了多深刻的疼痛。

輕生——曾經以為那是小說裡為了戲劇張力才會有的描述，像飛蛾撲火般以壯烈明志。

對於從未經歷過死別的我，這是巨大的震撼，一剎那間便得面對生命的脆弱與無常。當下既憤怒外婆的倉促離世，又愧疚沒能在她生前好好理解過她。然而，望著媽哭紅的雙眼更是難忍的心痛，她的悲傷緊密地牽動了我的情緒。原本應該圓滿的三個世代，在阿嬤留給我們無盡的謎與傷痛中崩塌。時至今日，我依然會想念，依然會在夜深人靜回憶潮起之際流淚。無數的牽絆綁著，宜蘭這樣的地理名詞也因外婆的離去而黯淡許多。我不記得宜蘭對我來說曾如此陌生。以前總認為我鍾愛的是宜蘭的風景，但阿嬤的離去讓我明白，宜蘭對我而言之所以特別，是因為人的緣故。

再一次搭爸的車經過阿嬤住的矮房時，彷彿又能看見她形單影隻的嬌小身子，站在巷子口向我們說再見。阿嬤只懂台語，所以每當我向她說「辦辦」時她總是愣了一會兒，我才會突然想起，應該要說「再見」的。

那一次說完再見，我們卻再也不見了。

我們再也沒走進那條巷弄，只是從遠處看那被雜草覆滿的巷子底。巷口旁的火鍋店，不必進去彷彿又能聽到水滾地逼剝價響，蒸騰的熱氣氤氳成一屋子暖心的天倫之樂。我知

道那是阿嬤最喜歡我們帶她去的一家餐館。後來的我們不再常走回那裡了。即使再也找不到充分的理由能三不五時地往宜蘭走，即使只有在過年期間回去和其他親戚稍聚片刻，家裡依然會時時探聽雪隧的路況。也許關注路況的同時只是對所愛之人事物的另一種緬懷，彷彿困於雪隧裡的車陣也是種幸福，因為總有一個明確的方向，讓我們望得見一個渺小卻堅定的身影迎接子女們歸來。而老爺車載著我們往返國道五號數百回，沿途播放的那幾片永遠也聽不膩的白金情歌卻從此只屬於宜蘭，只屬於那消逝的年代。

「媽，宜蘭咁吾落雨？」媽每每打電話給阿嬤的第一句總是這麼問候。

「唔阿兩勁大，啊恁當時袂轉來？」

如今，我再難聽到。

生離死別使我們更珍惜身旁的人。彷彿是不願看見媽在死別中失去了阿嬤後還得在生離中失去我，毅然決然地，我給了媽承諾。

*

終究是未能阻止的生離。

「為什麼明明知道不會成功還要努力？」我咆哮痛哭。媽緊摟著她的女兒輕撫髮絲，我在她懷裡，滿臉的淚痕沾濕了她的衣襟。「今天沒有，你怎麼就知道未來不會成功？大多都是看運氣的。」

可我知道，運氣從來就不站在我這兒的。

從小住在台北的我，高中時期因父母的工作因素而來到了高雄唸書。幾經調度，在高三那年他們又回到了台北。為了使母親因思念而失落的神情消失，為了能回到台北讀大學，每個周末便趕著回家，通勤時間也都在書本裡度過。旁人的訕笑四處潛伏，多少人認為我抱著偏激的想法。「都幾歲了，本來就該學會獨立。這麼常回家不好吧……」一次又一次，來回奔忙於兩地，反覆徘徊於高鐵站，看人來人往，看歸心似箭的人們，看每個經年累月奔波的臉孔。他們都與我一樣只為了看親人在回家時欣喜迎接的模樣。列車疾駛而過，白晝的窗外景色從蒼穹下青綠的稻田逐漸轉為都城裡林立的大廈。夜晚則幻化成了望不盡的燈火闌珊，一彎月牙在天邊伴行著鐵軌。有時坐在車廂的最前排，前方的牆上掛著廣告玻璃，映著車窗外的景色，有種列車倒退著走的錯覺，當時心裡總是默默感喟，多希望時光也能倒流，回到最初了無傷痛的歲月。

曾經想放棄，可最終仍決定燃燒所有，希望能成全母親的期許。

然而，悲傷的預感總是對的，一場飛蛾撲火後成空的夢。考上的大學沒能讓我回到台北。

「都是媽不好，是媽害你的二十歲吃了這麼多苦。你以後不要這麼聽話，你怪媽媽阿，你不要這麼乖……」她哭著用嘶啞的聲音對我講。夜深人靜，我們擁著彼此，就著微弱的小夜燈望著彼此模糊的臉龐，眼淚悄然流下。即便光線微弱，我卻在當下驚覺，這一年來歲月在媽的臉上刻下的蒼老。

有人說，漫漫人生裡總會遇到一個剋星，我們卻需要他的如影隨形，永遠離不開他。我想那大概就是我母親了。總在互相成全，用各自不盡完美的方式表達關愛；因為不盡完美，所以總是互相挑別，傷害彼此。也許是太愛彼此了，才会有太多太多的眼淚。

小時候，她總是嚴肅地督促我練習小提琴。一旦看見哪根手指擺放的位置偏了，手裡的鉛筆便會不由分說地敲下去，而我只能含著淚水忍痛練習。她要我好，可是以一種近乎蠻橫的方式予取予求。行年漸長中認識了反抗，對音樂也有了主觀意識。媽稍稍給我個建議時，嘔啞嘲晰的琴音是我對她唯一的報復，她則是被我氣得跳腳。我以為我們的爭吵是永無止盡的戲碼，可在又一次對峙中她卻一反常態——默然。她眉頭緊鎖，可仍舊抵擋不住眼淚的滑落。從我有記憶以來，媽的剛強與自尊使她在此之前從未洩露過任何脆弱。頃刻間所有的驕傲與自負被她的眼淚映照得無所遁形。然而在一片淚光中，總算看清了在她嚴肅的外表下對我的愛。

所以說，淚流滿面過後，我會用我的倔強乖乖的，堅強努力地走下去，在外地好好地過下去。

「你等我，等你的寶貝女兒。四年很快，媽我一下子就會回到你身邊，就像小時候一樣。」

*

撲火的疼痛，讓我想停泊了。

今年夏天，和一群高中同學往宜蘭走，回程的路上搭著葛瑪蘭客運。望向窗外暖橘色的燈火在夜色裡輝映成海，心突然一顫，像回到我和K從前去宜蘭的那天。K是第一個我帶給阿嬤看的朋友，也是最後一個。望著坐在靠窗側的高中同學，霎時間感到困惑茫然。彷彿看見K了，遠在天邊，近在咫尺，可回神過後才知枉然。

究竟，兩顆心要流浪多久才能找回最初圓滿的契合？在幾近被掏空的靈魂驅使下，我按下手機裡久違的一組號碼。

電話另一端，她的聲音像從遙遠的某處穿透而來。當我斷續地道出積累已久的失落，

一切又回到最熟悉的感覺。

以前別人要我說一個自己的優點時，我肯定會毫不遲疑地稱自己是個有毅力的人，如今我再不可能這麼說了。現實中的無數挫折證明了我的一敗塗地。「不，你錯了。你一直都是有毅力的人，我甚至因為你而認識什麼是毅力。但是你的毅力從來沒有停下來過，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」

在杳無音訊的一年後，在K眼中高傲的最終讓步了。再也無法咬牙忍耐他人異樣的眼光時刻，再也承受不起停不下來的眼淚。想念有她在的地方，想念有勇氣撥電話給她的自己。

始終不解，為何她總是能看見我從未知曉的自己？我以為，在二十歲這樣一個辛苦的人生階段會綿延無盡，拖住我的步履，拉著我向下沉淪。毅力，好個陌生久遠的名詞。在她寥寥數語間，恍然明白二十一歲了，也許是真的累了才停下腳步了。還好，在仍無法飛翔的日子裡，有她領我一步一步地追索復原的可能。如果有一天我重新找回了毅力，那肯定是來自於她話語裡溫柔的堅定賜予我力量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最痛苦的時候，K永遠是第一個接納我的人。外婆在巷口目送我們離開的模樣，伴著母親企盼期許又滿覆憂思的神情，以及Jack啣著一根菸的形象所留給我的無限迷惘……她都能感同身受。曾經固執地想要把她當作是生命裡短暫的過客，但造化有時比我們本身仁慈，要我們一輩子挨著彼此，像兩人三腳的遊戲，步履蹣跚搖晃，卻依舊是走在一起的。

至少，我們仍擁有並行的腳印。

人生起伏，無常滿眼，習慣了飛蛾撲火，便註定要與失落撞個滿懷。然而在這些邊走邊哭的日子裡，終於學會了在被失落的疼痛灼傷時捕捉剎那花火的美好，也用心體會每個擺渡關係裡的失去與獲得，抓住生命裡被擦亮的每一瞬。所以說，無論悲喜，我們都應該與勇氣相伴地往前行，在感受生命裡情感顫動的同時尋覓希望的存在。

向餘燼復燃的青春致敬。

品文章請填寫於此(標楷體，12號字體)